古蘭經譯解　卷十（續第八章）

四一 你們當知道自所擄獲的不拘何物，牠的五分之一，歸安拉，歸使者，歸親屬、孤兒、貧人、旅客。若是你們歸信安拉，與我在判別之日——兩夥人遭遇之日所降給自己奴僕的了……安拉是全能於萬事的。

略解

以上是呼喚衆穆民。先說戰利品的五分之一歸眞主，這是以安拉的尊名作開始，藉求福慶，並不是眞主也要沾潤這五分之一的一分。因爲今後兩世統在他的掌握，當無所求。戰利品，其五分之四歸戰士均分。下餘的五分之一，有的說：分爲六份。歸到眞主那一份提出來，修葺克而白，或其他禮拜堂，或併在穆聖那一份裏。論到聖人那一份，穆聖在世自屬穆聖享受，穆聖去世後，那就無形取消了。因爲聖人們無有繼承人。穆聖的親屬應得的那一份，也是限於穆聖在世時代的。在穆聖去世後，只有聖族中的貧乏者可能分得。富有的則不得染指了。穆聖在生時，分給他們只問近不近，不問貧不貧。那時候而巴師雖然有錢，也可分潤。所謂親屬者，是與穆聖在血統上較近的，穆聖是爾補竇拉希的兒子，爾補竇拉希是爾補篤穆託吏部的兒子，爾補篤穆託吏部是哈申的兒子，哈申是爾卜獨墨拳伏的兒子。爾補篤穆託吏部有十個兒子——若爾補竇拉希、額卜他吏部、韓澤、厄不勒害卜、哈立思，祝白爾等，這些人們以及他們的近支統屬哈申人，因爲他們全是哈申的後代。爾卜篤墨拳伏本有四個兒子：哈申、穆託吏部、額卜獨赦摸司、喏斐喇。穆聖就是哈申這一支下來的。爾卜獨墨拳伏是顧索的兒子，顧索是庫喇卜的兒子，庫喇卜是慕爾的兒子，慕爾是克爾卜的兒子，克爾卜是羅乙的兒子，羅乙是亞立部的兒子，亞立部是法哈爾的兒子，法哈爾是馬立克的兒子，馬立克是納祖爾的兒子，納祖兒是克囊的兒子。凡是由納祖爾這支下來的，統屬古來氏人。由克囊另一兒子下來的不爲古來氏人。古來氏這一族的初祖，就是納祖爾。穆聖的親屬只限於哈申與穆託吏部這兩支人，因爲他們不論是在茫昧時代，或在「伊斯蘭」時代，始終未離開過穆聖；這是福禍相共的親屬；所以特別分給他們一部分戰利品。至於額卜獨赦摸司，喏斐喇則不得沾潤這

五分之一以內的戰利品。這五分之一的戰利品，歸這些人們享受，是由眞主規定的；所以說你們若是信眞主並信他在分別順逆的日子，就是穆軍和逆軍遭遇的那天所發現的援助了，你們就當絕對服從命令。這話是指白德里一役說的。

四二 那時候，你們是在近處，距默底納不遠某一山谷的邊上。他們是在遠方，較遠的方面距近墨克。駝隊是在你們下面。接近海岸，與穆民相隔約三哩之遙。設若你們彼此約定了，事前彼此約定交戰，隨後知道雙方的眞相了。你們一定爽約。不敢殺上前去，恐怕受挫。眞主教他們突然遭遇，其故如下：但是，集起者其原因講在下面：安拉爲的是完成必須實現的事情；爲的是滅亡的在經見明證以後滅亡。行將遭報的，在目睹伊斯蘭是眞教的憑據以後陷入滅亡。以免日後有所託詞。生存的在經見明證以後生存。在經見明證以後，信心更趨堅固。白德里一戰就是伊斯蘭爲眞宗教的明證。在目睹以後，仍復不信，那便是固執已見。安拉實是能聽的深知的。四三 那時候，【五六七】安拉教你在睡夢中看見他們是少數的。設若他教你瞧着他們是衆多的了，你們一定膽怯，並對於事情上相爭持了。主戰主退議論紛紜。但是安拉曾賜以安靜了。你們未至膽怯與紛爭。主確深知胸中所懷的。他早就知道人們將要發現的勇猛與膽怯四四，堅忍與暴躁，所以他預先有所決定。那時候，就是你們相遇的時候，眞主教你們在自己眼裏看見他們是少數的；【五六八】並教你們在他們眼裏看成少數的。【五六九】終至安拉完成必須實現的事情，凡事惟被歸到安拉上。

五六七　傳穆聖在白德里交戰的前一夕，夢見古來氏軍爲數不多，勢極單薄。醒來告知衆賢，大家興奮已極。眞主追述那已往的恩惠。所以又說：『那時候，安拉教你在夢中看着他們是少數的……。』

五六八　當時一卜尼默思歐第向身傍的人說：『你看見了嗎？他們僅七十人。』那人說：『我看他們約有一百。』其實他們是一千九百五十人。眞主如此顯多爲少，意在安定人心，並使大衆深信穆聖所夢見的屬實。

五六九　當時厄不折害勒見穆軍不過是一堆「胡蘿蔔」，這話是形容穆軍的數目很少。在尚未交綏以前，教他

們看見穆軍人少，卽是教他們輕敵。及至雙方接觸，則敵方見穆軍有如他們兩倍，因而驚惶萬狀，心胆破碎。

對敵抗戰務要沉着

眾歸信的人哪！你們遇見一夥人的時候，就是與一部逆徒作戰的時候。要得穩定，要多記念安拉，冀使你們達到所欲。【五七〇】你們當順從安拉和他的使者。你們不要紛爭，而致發生怯弱，失掉自己的威風。你們要忍耐，安拉實是與忍耐的人同在的。【五七一】你們不要像那驕狂，並賣弄於人，阻礙安拉之道，着出離居宅的人。【五七二】安拉盡悉他們的作爲。那時候，惡魔裝飾他們的作爲，說：『今日，無人能勝過你們；我是一定援救你們的。』及至兩夥人相見的時候，他就退轉了，說：『我是與你們無干的，我實看見你們看不見的。我確疑懼安拉。安拉是掌烈刑的。』【五七三】

莫盼遇敵兵一旦遭遇切勿退走

五七〇 遇見敵人的時候，不要退走。穆聖說：『不要盼望遇見敵人。如果遇到了，當要堅忍抗戰。』穆聖不教盼望遇見敵人，以其含有驕狂的心理；並依靠個人的力量，且攙雜輕敵的成分。這是與愼防的意義，兩不相合的。

任何團體最忌內部紛亂

五七一 凡事都要服從主聖的命令，而況對於作戰一事。臨陣要站住脚步，彼此不要發生意見。就像白德里往事。一有紛爭，就難免生出怯敵的心來。有了怯弱，就要喪失自己的威風了；所以說要耐戰，要堅苦迎敵，不要輕易後退。果然這樣實作，可望得到眞主的相助。

五七二 墨克的逆徒每逢出迎歸自敍利亞的商隊，他們就表現得意揚揚，賣弄人前的狂態。在白德里戰事未發動以前，厄不折害勒率衆往迎來自敍利亞的商隊，恐被穆軍鹵獲。出離墨克不遠，就遇蘇富揚差來的人報告商隊已安然歸來，大家不必勞步了。厄逆不可，必欲抵達白德里痛飲一番。比及到達白德里，酒未飲成而斷送不少的生命。眞主提起這件往事，是教穆軍大衆戒驕狂，莫要耀武揚威，莫要阻礙世人躋登天園的大路。

五七三 惡魔來騙逆徒，譬他們勇不可當；又說如果你們遇難則有我來解脫，及至雙方接觸，惡魔匆忙逃走了。在這時候哈立思抓住他的手，眼看着他是賽拉蓋（穆聖信徒），說：你怎麼不顧我們，個自逃脫呢？

他說：我看見天兵來臨，這是你們看不見的。我怕眞主在這時候罪刑我。說能這話，就逃走無跡了。事後大家埋怨賽拉蓋：若不是你首先敗退，且說看見異象了，我們不至這樣慘敗。賽氏聞之愕然，誓不承認有這情形。至此，大家才明白那是惡魔化形，冒充賽拉蓋，意圖擾亂。

附說

（一）人不要輕看仇敵，因爲一有輕敵的心理，難免就要於無意中流露鬆懈的意思。這就是給微弱的敵人造機會，終究是軟的硬了。迨至大禍臨頭，尙不知覺，事後追悔也就無及了。明哲之士當要留心這一點。（二）任何一個團體，務求和衷共濟，內部不要紛歧；同人發生爭執，團結力自然要渙散的，這種情形就是中道失敗的預兆。（三）惡魔化形充人，他這樣伎倆非只一次。穆聖離去墨克的前一夕，他參加逆徒會議，當時他就化形納在地老人供獻毒策。（參看至聖實錄九卷逆徒謀殺聖人條）白德里一役惡魔又化形假充賽拉蓋致逆徒幾乎全軍覆沒。先是大吹大擂。及至禍亂發動，他是一躍而去，臨走還說出一句淆惑人心的壞話。這是惡魔的慣技，本不足怪，可怪的是他也口稱怕主。此證他對眞主尙存一線希望（參看魯白）。如此總比不說怕主的人類，還要好些。

那時候，衆僞信士對心裏有病的人說：『這般人被自己的教門所誤了。』仰賴安拉的人，【五七四】安拉實是優勝的明哲的。[五〇]衆天使毆打逆徒的面部與脊背清取去性命，並教他們嘗焚刑（說）：[五一]這是由於你們先前親手作下的，並由於安拉絕不迫害衆僕，到那時候，如果你看見了，……。[五二]就像匪喇傲的黨徒與他們以前衆人的慣例；【五七五】他們不信安拉的表徵，而後安拉因他們的罪惡懲治他們了。安拉實是大能的，掌烈刑的。[五三]這是由於安拉對於任何一夥人，非至他們變更自己的態度後，始肯變更對他們的恩典。【五七六】安拉實是能聽的深知的，[五四]就像匪喇傲的黨徒，與他們以前衆人的慣例。他們不信養主的表徵，而後我因他們的罪惡滅絕他們了，我淹沒匪喇傲的黨徒了。統都是背義的。

對於勝利無信心的人終至離開大衆

五七四 「病」指的是妄信多神與僞信。此言一部分古來氏人，在歸信之後未遷居默底納，一因信仰力不堅固，二因親族們一再勸阻。及古來氏大衆往白德里去作戰，他們被迫不過，也隨同前往。當時他們看見穆氏人數不多，頓生疑惑，竟至叛教同情逆徒了。他們更對逆徒們說：『這般人被他們的教門所誤了。人單勢微，竟敢與大部分古來氏人作戰。』當時他們無疑的預料穆軍一定敗退。因敵人約有數千，穆軍僅三百十三人。於是眞主答覆他們說：『仰賴眞主的人，必獲主的相助，勝利不在人多。』

五七五 猶言這般逆徒在不信與頑固上的習慣就像……這話是安慰穆聖，說：那些人們不信正道終至遭惡報。這古來氏人和他們同一性情，將來也難免遭惡報。

五七六 如此罪惡是因他們先自行改變態度，不知感念主恩，至惹得眞主改變平素對他們所施的恩惠。這話是指古來氏人降的。他們習於拜偶像，吃自死的動物。眞主不惟姑容他們，未立時施刑，而且賜給他們很多恩惠。及至眞主給他們差去聖人作領導，他們不信他，更變本加厲爲所欲爲；所以眞主不再姑容他們，立時降下刑罰了。

附說 這段話雖是指古來氏人降的，但是所包含的意義極其廣泛。由一個自然人，而至一個法團，甚至一個國家，在得到安樂以後，若不循規蹈矩而竟任意胡爲，終究他那安樂是要發生問題的。以前與現世的事實，全都擺在我們面前。可惜短視者未能把眼光放遠，只逞一時的意氣，後來的結局概不思及。

的[五五]確，動物中最下等的，在安立認爲是一般不信的人，所以他們不歸信。[五七七]那[五六]就是你與他們結約，而後他們迭次違約，並不敬愼的那般人。[五七]你若在戰場上遇到他們了，當以他們衝散其後面的人！（就是以殺他們，衝散後面的敵人。）冀使他們受教。（就是後面被衝散的敵人，以目擊僞信士們的遭遇，而有所憬悟，以後不復違約。或解不再迷信了。）如果你對於一夥人恐有欺詐了，你就一律地對他們解約；[五七八]安拉實不喜欺詐的人。[五九]逆徒們勿疑爲自己得到超越了，他們必不能作抵抗。（白德里陣上漏網的逆徒，莫以爲脫開懲創了。究竟他們不能抵抗眞主，不能使他無法對付他們。）[六〇]你們要對他們預備所能的實力，與拴繫的馬匹；你們用牠威嚇安拉的仇

敵人求和則當應允

敵，也是你們的仇敵；並有他們以外的另一夥人，你們不知道他們。安拉知道。除却墨克的逆徒以外，尚有猶太人，假信士、瑪及教徒一般仇敵，惟有眞主認清他們是誰。你們用在安拉之道的不拘何物，將完全還給你們，並不虧損。不減少六一善賞。若是他們偏於講和了，你就偏於講和！他們以切知你們實力充足心存畏懼，想要【五七九一】與你們議和的時候，你們就不要拒絕。你當仰賴安拉！他實是能聽的深知的。

五七七 這類人你就不必仰望他們誠心信教了，因爲他們是畜類中至卑劣的，不屬於人類了。這話是指猶太人和古來氏人說的。他們與穆聖立約，永不助敵。後來在白德里一役竟至助敵了。

五七八 你若知道結過約的敵人將要背信違約的時候，你就對他們明白宣布解約，一概視爲敵人。當他們意想前約尚在有效的時候，你就不要作先發制人。你這一方面，從根本上就不要有背信的行爲。

五七九 這是說敵人提出和平，不欲武力壓迫的時候，你們就不遲疑的接受和平。勿慮其意存詭詐，因有眞主維護，概所無懼。

附說

伊斯蘭教主張公義和平，最反對霸道，反對拋開據理直爭而以力服人。古蘭經上關於這類訓示很多很多。所以吾人敢稱伊斯蘭人是反對侵略的，是極愛和平的。有時候不和平，那是被迫勢不得已，那是以不和平覓求和平。現代世界所正苦心以求解決的問題，正是如何達到和平。然而世上唯一愛和平的，實踐和平之道的，只有我伊斯蘭人。希望世上一切愛和平的人，應愛這愛和平的宗教徒——伊斯蘭人。莫疑吾人爲野蠻民族而施以不人道的壓制。

他們若欲欺騙你了，安拉實是使你滿足的。替穆聖抵禦他們，不爲所禍。他是以自己的相助，並藉着衆穆民相助你，眞主既直接援助穆聖，且借手衆信士援助他。並使他們心中融洽的。【五八〇】設若你用盡地上所有的一切了，你不能使他們心中融洽，但是安拉使他們內部融洽了。心心相印，合成一體。眞主實是優勝的明哲的。

五八〇 往常穆聖的諸賢，多不和睦，互相壓抑，幾至無有三個人的團體。每遇到某族的一個人被殺，同族的人崛起執戈報復。如此宿怨，愈結愈深。後來由眞主默默中的調解，大家一同釋去前怨，合成一體，以羣

內部團結一致是戰勝敵人惟一的條件

命穆聖鼓勵教徒抗拒敵人

穆聖每經戰陣總是身先士卒

力對外。這一點也屬穆聖的異跡。

附說

自來大小團體，分子一多難免不發生意見。由語言衝突進至結下難解的仇恨。雖因而害公，也在所不惜。茲就穆民團體來講：主說：『惟有穆民是弟兄，』這話就含着勸穆民不要彼此發生意見，互起紛爭。眞正的相親相愛，那才是精神上的團結呢！穆聖是這樣說過的：『教胞是聯合人，且是受人聯合的。』可見自不聯合，也不接受聯合的，那人無什麼用處。穆聖又說：『兩個教胞彼此相見時，有如兩手彼此相洗的情形。兩個教胞一旦相遇，則彼此要互相沾點利益』——魯白。現下的教胞是不是這個樣子，事實昭著可勿贅述。

聖[六四]人哪！安拉和追隨你的衆穆民是使你滿足的。【五八一】聖[六五]人哪！你要鼓勵衆穆民格鬥！你們之中若有二十個堅忍的，就是忍受痛苦，沉着應戰的。他們就戰勝二百。你們之中若有一百，他們就戰勝千個逆徒。只因他們是一夥不解悟的。【五八二】而今，[六六]安拉給你們減輕了。規定以一對二。【五八三】他知道你們單薄。體不強壯。你們之中若有一百堅忍的，他們就戰勝二百。你們之中若有一千，他們就藉安拉的相助戰勝二千。安拉是和忍耐的人同在的。

五八一 這句話又作『安拉使你滿足，並使追隨你的衆信士滿足了。』眞主命穆聖極力鼓勵穆民大衆迎戰，是教大家知道：一有退後不前，那就離着滅亡不遠了。這段經文是暗示：衆教胞在經穆聖催促他們斷殺以後，若仍復不前，那是他們快要歸爲消滅了。「鼓勵」的條件是：先躬自挺進，好教大家追隨於後；所以穆聖每經戰陣，總是身先士卒——魯白。作領袖的不獨打擊敵人的時候，要站在最前線，對於任何義舉都要這個樣子。不如此，竟坐着招呼別人去作，把自己畫在圈外，那怎能折服人心呢？

五八二 「不解悟」就是不認識安拉與末日，所以這些人們，不爲着奉行天命提高宗教，去作聖戰。他們只是因逞意氣，聽從惡魔的擺布，構怨結仇的去廝殺。這段經文是眞主預許一可對十。聖人有一次派韓澤率三十名騎兵出探。途中遇厄不折害勒率三百名騎軍。雙方接觸，敵軍大敗。在經過一個時期以後，穆民大衆心起憂慮。故眞主停止以一對十這樣辦法；所以又說：『而今安拉給你們減輕了……。』阿力氏反對這

話。他說前後兩節並不抵觸。前節是說穆民若有訓練武備整齊，便能以一敵十。後節是說但在現時信士的弱點甚多。既無訓練又無軍備而且老幼不齊，只可以一敵二了。

五八三 伊本而巴師說：遇見三個敵人就掉頭逃跑，這不爲逃跑。遇見兩個人就跑，那算逃跑。猶言，那是違背禁令，那有蹈臨陣逃脫的大罪。漢搭低說：我方的一個人若持有兩個敵人的武器，一旦逃跑，就爲犯罪。不如此，則不科以逃跑的罪名。

聖[六七]人非至在地面上鏖戰以後，即是敵人力衰完全崩潰後。不應享受俘囚。【五八四】你們愛今生的福分。安拉愛後世。安拉是優勝的明哲的。[六八]設不是由安拉上先前規定了，你們必因清曾所取得的遭受巨刑了。【五八五】你們就清所獲的戰利品吃清潔合法的吧！[六九]【五八六】你們當敬畏安拉。安拉實是多恕的，特慈的。

五八四 傳白德里一役擄獲七十人，內中有歐該來，爾巴師等。當時穆聖對於處置這些俘囚無有一定的主張，乃向大家徵求意見。頌補白克爾主張科以罰金。歐墨爾力主處以極刑。穆聖不以爲然，說：『人心各有不同，有的比乳還軟，有的比石更硬。像額補白克爾者，如同是易卜拉欣；若歐墨爾者如同是努海。』（一柔一剛）結果科每人二十兩銀子。經文的大意是：『聖人必須爲着宗教經過猛烈地戰爭後，不得享受俘虜。你們科以罰金，是爲着貪財，在眞主欲你們得後世的善賞。』按科以罰金，並不是聖人的主張，而是一部分弟子的意思。眞主降經譴責，也是對於主張其事的，並不是斥責穆聖。向逆徒們取罰金，本不是穆聖亦不是其他聖人的行爲。因爲這是愛錢的表現；聖人們向來不愛金錢。

五八五 若不是「被庇的牌」上寫定：『切莫要不教而殺，』則你們必因着取罰金遭受刑罰了（按穆聖對爾巴師一項史實，另當別論。）

五八六 穆民先是得到戰利品，不敢受用，所以眞主降經准許他們享受。

對俘虜科以罰金須在戰勝敵人以後。白德里一役，不是決定性的一次大交戰，所以不得科以罰金。八章二十六節敵人納罰金，那是在伊斯蘭情勢好轉以後，所以這一節已被停止遵行了。（羅機和哲麥來上不承認停止說）

附說

在伊斯蘭未臻全盛之際，凡信士從戰場上虜來的俘囚，眞主尙不欲當時的人把他們當作俘囚似的，科以贖身錢。穆聖去世後，教條上規定不准強有力者把無能爲力的人當作奴才。眞正的奴才無分性別，限於擄自陣前的；那戰陣還得是爲着杜絕惡風，扶植正義而起的。穆聖戰爭這樣條件，在從前其他各宗教裏，尤其是在漫無紀律的阿拉伯多神教裏，未曾這樣規定。穆聖時代的俘虜或白白的放還或令其出款贖身。那時候既經如此規定，現下再強以良人爲奴婢當然不爲合法。伊斯蘭教規定除去因爲宗教起的正當戰爭，在陣前擄來的俘囚可作奴婢外，凡屬良人皆不得視爲奴婢。必欲如此其罪極大。穆聖說過：『三項人禮拜無效。』內中有一項買良作奴的，額卜達伍德和伊本麻浙的淑奈尼上記有這段聖諭。（參看臥穆）

聖人哪，你對手內被俘的人說：『若是安拉知道你們心中有好了，就是知道你們有眞的信仰。他就從你們上拿了去再把較好的賜給你們，並要饒恕你們，安拉是多恕的，特慈的。』七二若是他們欲對你背信了，俘虜們以叛教對你表示違約了。從前他們確對安拉背過信。不信眞主卽是一種背信。而後他教你勝過他們。在白德里一役殺得他們落花流水。安拉是深知的明哲的。

略解

這節經文是因着爾卜篤穆他吏部的兒子爾巴師降下的。（爾巴師是穆聖的叔父）他是白德里陣上被擄的一個。白德里戰事發動以前，有十家富戶供給教逆食品，助其出墨克去迎商隊。爾巴師就在十個人之內。在白德里一役，他個人又出二十兩金子助戰費。未及交出，逆兵大敗而歸。這二十兩金子依然在他手裏。所以他被俘的時候，腰裏有二十兩金子。他向穆聖要求：就以這二十兩金子贖身。穆聖不允可，說：你這是用以資敵而毀我們的，我必不退還你。穆聖更責他超過別的罰款數目，而用一百兩金子贖身。又責成他出資贖他兩個姪子——歐該來與喏斐喇。每人應出四十兩金子。他呼穆聖說：你容我回去向古來氏沿門斂化，我的錢財統被掠去，現下一無所有了。穆聖說：『你臨出墨克交付你妻的那項金子，哪裏去了？』爾巴師聽了這話，愕然問道：『你怎麼知道的呢？』穆聖說：『眞主告訴我了。』他說：『我見證你是說實言的，並見證安拉以外再無有主。你是安拉的使者。我是深夜把金子交付拙妻的，那事只有主知道。往常我對你的事懷疑，而今你對我說出這樣話來，我不再懷疑了。』這段經文雖指爾巴

穆民相親相愛一致抗敵

師降的，可是對歐該來，喈斐喇一般人說的。後來爾巴師得比所失的，多出幾倍。

的確，一般歸信、遷居、用自己的財產生命，在安拉之道上奮鬥的人，和一般安排住所，並予以扶助的人，【五八七】他們是彼此一個維護一個的。一般歸信而未遷移的人，非至他們遷移以後，你們不要維護他們一事。【五八八】若是他們爲清教門求你們相助了，你們自當相助；除非對於彼此之間有約的那一夥人。欺壓這未得遷移的教胞者，如果與你們立過不相侵犯的契約，那末，你們就不可因爲援助教胞而壓迫這般教外人了。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從中調解。安拉看得見你們所作的。逆徒們是彼此一個維護一個的相互繼承遺產。若是你們不實行去作，地上就發生亙禍與大壞了。【五八九】一般歸信、遷居、並在安拉之道上奮鬥的人，和一般安排住居，並予以扶助的人，均是眞歸信的。他們可獲饒恕與高貴的給養。一般在此以後歸信、遷居、並隨同你們奮鬥的人，均屬你們一類的。有血親關係的人，在安拉的經典上是彼此一部分最宜於一部分的。指在繼承遺產上。安拉實是深知萬事的。

五八七 就是在穆聖與衆遷士抵達默底納以後，盡地主之誼代爲設法安插的，並爲相助教門對逆徒武力周旋的。前一項指輔士，後一項指輔士與遷士。

五八八 「彼此維護」，此指對於繼承遺產上。輔士與遷士先是互相繼承遺產，不論親族關係。這種友誼的結合，至「有血統關係的，是彼此一部分最相宜一部分的」這段經文頒降後，已被停止奉行了。要之，起初互相繼承遺產，是依友誼的關係，遷士可由輔士繼承。這是因他在默底納無有近戚；他的非屬遷士的近戚，不得繼承他的產業。他們的事情如此實行好久，直到攻開麥克以後，才規定依着血統關係繼承遺產。

五八九 如果你們不聽命，不實地聯合，彼此關照，而至對於繼承上更不服從命令，不與逆徒們斷絕往來，那末，不免就要發生亙禍了。

守望相助至不得已時即遷地爲良

宣佈與逆徒斷絕關係

附說

教胞若向我們求援，無論用何方式，必當扶助他們。不這樣，就難免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。穆聖說：『你要援助欺人或被欺的教胞。』援助欺人的，是勸阻他不要迫害人。飛場涯葛追汗經上說：『一旦魯密遇事，凡是能作戰的人，在得到川資與代步的時候，就當出戰。除非因有顯明的原故時候，則不得退後。』守望相助的好處不必多談。遷住在能支持宗教的城市，那種好處也無須贅述。傳穆聖目睹古來氏逆徒迫害教胞的慘狀，自知無力解救，乃對大家說：『你們要疏散開！眞主在不久的以後，必要集合你們。』大家說：『我們去到哪裏？』穆聖就手指亞比西尼亞方面。編者曰：嘗聞某一老人家說：『如果我有錢的時候，我就離開君士坦丁遷居在印度，因爲和這對於宗教不感覺興趣的國王住在一起，沒有什麼益處。』言訖，又述及印度王的澹泊明志。這話與禮乘道乘均相符合。所以有些修道家向不住在居民漠視正義的城市——魯白。譯者按：人，差不多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。更是重遠的輕近的，敬死的，貶活的，土耳其的老人家盛贊印度王注重宗教，同時更諷刺土王疏忽宗教。這是穆曆一千一百〇一年以前的話。究竟那時候的印度王是不是如這位老人家說得那末好？不敢臆斷。可是當時的土王不熱心宗教或者是有的。我們由魯白的編者所景仰的那位老人家談話中，可能瞭解到：在他老那樣身分，尙不爲當代的人所重視，而況其他。無怪乎老友爾里雷搭，在君堡埋沒於僻鄉，時常大發牢騷，（這是譯者在君堡，所親見親聞的）而致憤然遷徙敍利亞。前此西方是這樣，東土何莫不然，一歎！

第九章　討白（懺悔）

一二九節，默底納下降。惟最末的兩節在墨克下降。

這是安拉和他的使者向你們相與結約之拜偶像的人們斷絕關係。【五九〇】二你們在地上遊行四個月吧！【五九一】須知你們不是能抵抗安拉的。（須知）安拉是使衆逆徒現醜的。【五九二】（這）三是安拉和他的使者在最大的朝覲日，【五九三】向世人昭示：安拉和他的使者是與拜偶像的人們斷絕關係的。如果你們悔過，那是於你們至好的了。若是你們不肯了，須知你們不是能抗安拉的。你把痛刑報告給逆徒們。【四】除却你們相與結約，他們不復稍有破壞，

也未協助一人對付你們的那般拜偶像的人。對這般人要守約行事，不得作先發制人，對他們斷殺。你們當對他們全約，直到期滿爲止。安拉實愛喜敬愼的人。

五九〇 穆聖會奉天命與拜偶像的人結約，不相侵犯。後來除澤木賴人和克囊人以外，均中途違約，自由行動；所以眞主和穆聖對他們解約，停止保證生命財產上的安全。

五九一 就是告訴他們安然無恐地來往四個月。既無被殘之虞，亦無被掠之險。此四個月指一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（或云指一、二、三、十二）這四個禁月言。（參看哲麥來與噶追）這一章天經是在攻開墨克後，穆曆九年十月間頒降的。在第八年上原命令穆民們在此期內，爲尊重禁月起見，不要對逆徒們動干戈。而後廢除這項決定，爲教他們知道今後只有投順或武力兩途。如此是爲督責他們歸信，以免他們妄稱穆民方面失信，暗自破壞諾言。

五九二 這話也是眞主命穆聖向逆徒們說的。那就是說你們絕逃不開主的懲罰。當知眞主是能於在今世以殺擄侮辱你們，並在後世施以刑罰的。眞主予他們自新的期限，已屬恩施格外。逾期依然倔強，自當停止保證生命財產上的安全。末後一段經文，就是這種意思。這話含有促進和平，並喚逆徒們在交戰與迷信後誠心投入伊斯蘭。凡是依然背逆不遜者，那就是與眞主對抗。終久必有追悔無及的那一天。

五九三 「最大的朝覲日」，一解是會禮日；一解是「爾里薄」那天。稱這朝覲爲「最大的」係對着例外巡（副朝）說的。

附說

本章開端缺少以安拉稱名句；註解家多謂：以安拉稱名句裏，表示眞主大慈大悲。這一章的開首，就說向拜偶像的人表示廢止保證。這兩件事在性質上是不相合的。福突哈特滿齊業上不以這話爲然。據稱：有的章首用「哀哉」字樣，這與「慈悲」相差更遠了。可是那章首依然冠以用安拉稱名句。適當的說法是：懺悔章不用這段作開端，以及二十七章中端重複這一段，就是教人知道；這是古蘭經上重複的一節。用在章首是在兩章之間作隔斷。懺悔章首原無這段，故不錄寫。廿七章有此兩段，自當照錄。這卻是保存本眞的意思。按懺悔章又作「解約章」——見阿力譯本。

命穆民武力對付逆徒

「伊斯蘭」是寬仁的宗教

五禁月告終的時候，你們當隨地殺死一般拜偶像的，當捕捉而拘繫他們，並爲他們坐在各路口。坐等他們，不容通過，這是命以加緊抵抗逆徒，並不是眞個坐候在路口上。如果他們懺悔，並舉拜功散天課了，你們就放開他們的路途。任他們行動自由。安拉實是多恕的特慈的。【五九四】六若是一個拜偶像的人求你保護了，你就保護他，不要立時殺他。待他聞得安拉的話。就是聞得古蘭。而後，待他聽了依然不信的時候。你就把他解送到平安的地方。送他族人居住的所在。【五九五】這是因他們爲一夥子無知的人。

五九四 這後一句就是寬容他們的至因。這節經文證明：不禮拜不施天課的人，莫容他們逍遙自在。據法學家稱：教外人遇不得已，歸順伊斯蘭了，在經過口訴清眞言以後，只得承認他是個穆民，嗣後，如果他叛教了，不要殺他，只可勸他轉來。口頭上未承認伊斯蘭而和教胞們同班禮拜的，這類人亦要承認他是個穆民。不隨衆禮拜則不承認他。不禮拜而僅封齋或朝覲，則不承認他。一說若是依照伊斯蘭的規定朝覲，則當承認。

五九五 保證他們安全，送他們和同類共居一地，只因他們不知道伊斯蘭是個什麼，伊斯蘭眞相何在？如此必須暫保他們安全，容他們思考，免去以後有所藉口。

附說

墨克的逆徒在他們大本營被穆軍佔領後，仍有些人怙惡不悛，眞主限制他們在四個月之內歸順。仍有不歸信的，只是一味的求穆聖保護他們。眞主就令穆聖照准。只因他們不知道伊斯蘭是個什麼？所以容他們退思，以觀將來。這件事頗足以證明伊斯蘭是一寬仁的宗教；在攻墨克的時候不殺他們，就是盼望他們歸順。在此以後，他們不惟不歸順，依然迫害穆民，妨礙宗教推進。這時候因自衛計，爲剷除禍根計，不得不施行有效的辦法。及至他們仍復不信，尙求保護，穆聖亦慨然照准。可見當時的穆聖，對待異教徒亦太寬大了。自穆聖去世後，迄今千數百年，世界穆民永遠保持着這樣仁德；奉行古蘭的教訓，不強迫外人入教。已入教的不嚴格強其遵守。這樣大伊斯蘭主義是我們東方人應當倣傚的。

七除却你們在禁寺跟前相與結約的衆人以外，拜偶像的人們哪能守安拉和他使者的約呢？除澤木賴和克曩兩族外，所有的多神教徒統不守契約上的義務。這般人多不是應當在四個月期滿後，始可對他們武力解決的。他們對你們守正的時候，你們要對他們守正。他們一日不背諾言，你們亦

逆徒不顧戚誼

因爲一頓飯放棄正義太不值得

應當這樣。安拉實愛喜敬愼的人。不輕易違約，亦不屬對主敬愼。[八]焉能呢？信偶像的人焉能守約。[九]他們若戰勝你們了，則對你們不顧戚誼，也不顧約言；他們口稱愛喜你們，其心不肯。他們的大半是作惡的。他們藉着安拉的表徵換取稍微的代價，他們阻礙主道。的確他們所作的太惡了！【五九六】[一〇]他們對於穆民不顧戚誼，也不顧約言。這般人均是過當的。[一一]若是他們悔罪並立拜功散天課了，便就是你們的教胞。如果無有這三項表現，則不得視爲教胞。我爲一般有知識的人分析種種表徵。就是關於逆徒違約的經文。

五九六 逆徒蘇富揚邀集一般鄉民竭誠款待，意在以此阻住他們跟隨穆聖。一說是慫恿他們向穆聖解約，他們就看在那頓飯上解除約言了。如此說來，是那般鄉農以背約換一頓飯吃。

附說 魯白的著者說：『這事流傳到現在，有些好虛榮不重道義的人專款待一班只圖私利，迎合人情的領袖們，所因他們在最高當局或在法官跟前，見證他們守正不偏。如此接受那班人的款待，也屬藉着安拉的經文換薄值。

[一二]如果他們在結約以後破約，並毀謗你們的教門了，你們就當對那不信的袖領格殺！【五九七】爲的是他們停止。對他們斷殺，就爲制止他們迷信。並不是故意與他們爲難。他們實無條約。結約而又爽約，直是破約根本未成立條約。破約並欲逐出使者，且首先向你們發動或解進攻。的人，你們何不與他們格殺呢？參看阿力和郁氏譯本。你們怕他們嗎？如果你們是歸信的了，安拉是你們應當懼怕的。[一四]你們當對他們格殺，安拉就藉你們的手來罪刑他們，使他們現醜，相助你們對付他們；並醫治穆民大衆的胸，去掉它們心中的憂慮。代穆民去心病。[一五]安拉允他意欲……的人悔罪。安拉是深知的明哲的。[一六]安拉尚未分清你們之中（爲教）奮鬥，且未撇開安拉和使者與衆穆民結祕友的人，你們就居然以爲不負責任了嗎？這時候，誰出征誰不出征，誰未斷開

主聖和教胞另結祕友，尙在未分析清楚，宣佈大家週知的時候，你們就認爲不負戰爭的責任了嗎？安拉盡知你們的作爲。

五九七 不信的領袖，指蘇富揚，厄不折害勒一般逆徒言。特提這般人，並不是說其他逆徒，可以不殺，而是說這幾個人是罪魁，尤不可留。

附說 蘇富揚一般逆徒不只違約，且毀罵世斯蘭教。這樣莫大的教敵，自屬罪不可逭。照例回教國內的非回教人，若與吾人約定不相侵犯，那只可互守約言。他教人若不顧前約，褻瀆古蘭經或毀罵穆聖，當然要格殺勿論的。如果事前未立過約，則不得施行壓迫。一個猶太女子饋穆聖一隻有毒的羊。此事發覺後，經人捉來此婦要想殺她，穆聖不可。（以上譯自魯白。）教外人無端地褻瀆古蘭經，這是常有的事情；大抵出自無聊的文人。這般人不是眼光太淺，就是受了歐洲人的傳染。至於罵我們聖人，一半是由歐洲十字軍傳統下來的；一半是由我們一部分人以談話上失檢點，自行招來的。愛宗教、敬穆聖，這是每一個教胞所應當的，然不要超過愛教崇聖的範圍。憑空得罪外人，給宗教招毀罵，爲穆聖拉仇敵，這類事在愛護宗教尊敬穆聖的人，當要留心盡力遠避。

不准逆徒修葺天房

自證不信清拜偶像的人，他們的修葺拜主的處所，不爲招宜。[一七]這般人的功修歸爲失效了。[其藉以自矜的善舉，歸爲無效了。]他們永居在火獄裏。[五九八]惟有歸信安拉與末日，並立拜功施天課，惟獨懼怕安拉的人，[一八]修葺拜主的處所，這般人可望屬於得正道的。[五九九]你們以供給朝覲者飲料，並修葺禁寺當若歸信安拉與末日，並在安拉之道上奮鬥的人嗎？[一九]他們在安拉御前本不相等。[修葺在郁氏的譯本上是「維持」。]安拉不引導背義的民衆。[二〇]那般歸信、遷居、並以財產生命在安拉之道上奮鬥的人，在安拉御前是階級最大的；他們均是將得到所欲的。[二一·二二]養主以自己的慈惠、喜悅、與內有常久的快樂、永遠居住的天園，給他們報喜信。在安拉確據有大賞。

五九八 古來氏的一般領袖內有而巴師——穆聖的叔父，遇見穆聖的弟子們詆毀他們妄拜偶像。爾里更辱罵而

巴師不該謀殺穆聖，不該以斷絕骨肉關係而助長迷徒們毀他。話說得太重了，而巴師答道：『怎麼你們只知述說我們的罪惡，而不言我們的好處呢？』爾里說：『你們究有什麼好處？』他說：『我們修葺克而白，供朝覲人用水，爲天房製圍帳。這一切豈非善舉嗎？』於是，眞主降此一段經文，駁斥他們，說：『修葺天房雖屬一項善舉，而由這些人們舉行牠，不爲相宜，因他們時常在表現着迷信的形跡。例如在克而白四週供拜偶像，那就是顯著地自行證明迷信。

附說

多神教徒修理天房，眞主不是說他們不應該，而是說那在他們不屬善舉，以其有顯著的迷信，已失去修理天房的資格了。按修葺禮拜堂是穆民應盡的義務，而土耳其有些地方以禮拜堂作馬廐，或作糧食堆房，好久無人修理，任其荒蕪。學校亦有這個樣子的。修葺天房（非僅指克而白）不獨限於修補或重建，清潔與打掃亦在修飾之列。哈三說：『天園中有人以生前打掃天房獲得特殊的善賞。』聖人說：『你們要潔淨自己的居室，不要像猶太人似的把垃圾堆在家裏。』穆聖又說：『刷洗器皿，打掃住室，是發跡的氣象。住室、店舖、都要收拾乾淨。』請想：禮拜堂與學校，應該怎樣呢？用舖墊裝飾禮拜殿，亦在修飾之內。有的說：在禮拜殿上舖席的第一人，是歐墨爾。從前穆聖時代，禮拜殿上舖砂石。在禮拜殿上掛燈、點燈、燃蠟，亦在修寺之列。安贊理公說：『有許多事情在穆聖時代無有，而今竟爲一般公認爲善舉，殿上舖席子是其一例。』殿上燃燈，據傳亦是歐墨爾興起的。新創的事情，如其貼切教條，那叫好的異端。可列入聖行一類。例如在阿林與「上人」的墓上築樓亭，置放「帳幃」與「纏頭巾」，這是可行的事；意在尊敬墓中人，不被常人輕視。在阿林與「上人」的墳上燃燈，亦是因爲表示尊敬。這種意念不能算壞。爲「上人們」舉意施油舍蠟，亦屬可行；因爲這是一番尊敬，不要禁止。（以上譯自魯白）關於阿林與「上人」墓上築亭子，置纏頭巾等事，全是在西方各回教國普遍的教俗。著者說：『斷爲可行，不要禁止。』這話是二百年前說的。假使著者生在現代，他老人家必不這樣講。那時候，人們幹這些事純是尊敬死的，藉資鼓勵活的。未料到日久生弊，由尊敬而生出違背教旨的迷信，誤認爲「上人」能代生者求福免禍。時至今日這項背教的異端，已成牢不可破的局面了，哀哉！

五九九 先提過信偶像的人們，不得建築穆思林的禮拜堂，而本文又指定建築禮拜堂的，只限於歸信安拉的人，因爲正當的「信仰」是建築禮拜堂的唯一條件。禮拜堂是敬拜眞主的所在。不信安拉的人，當然不准

他建築拜主的地方。

[二三]衆歸信的人哪！你們的父兄如果捨去正信而選擇不信了，則不要愛喜他們。你們之中愛喜他們的人，均是背義的。[六〇〇][二四]你說！『若是你們的父子、弟兄、妻室、近親、以及自己所賺的錢財與恐其滯銷的營業，與自所喜愛的住所，在你們認爲比安拉和他的使者，與在他之道上奮鬥，更覺可愛，你們就候安拉發佈自己的命令吧！（就是等候主的罪刑吧！）安拉不引導一般惡民。』[六〇二]

六〇〇 穆聖奉到率衆遷居默氏納的命令以後，有的人被妻子或近親纏住不放出走。於是眞主降下這段經文。又解：這一章天經是在攻開墨克以後頒降的。大致是：禁止穆民不要與拜偶像的妻子，近親們相往來，不要把祕密消息報告給他們。

六〇一 這節話亦是指一般不肯奉命遷居的人下降的。內中含有莫大的警告。能夠根本擺脫的，爲數甚少。試看現代一般自稱濟泊色世的人，他們每每因着失掉微須的利益，遽即表現很大的憂慮，竟不注意失掉比今世的享受較大一點的。這段經文意義是：凡屬拋去順主而貪戀今生榮華的人，就教他等候眞主的刑罰不久來臨吧！——魯白。俗人全是因小失大。歡迎立時兌現，不顧儲蓄到後來取得。尤其是遷地爲良一事，談何容易。沒有愛教勝於愛財的決心者，全是戀土難移，善財難捨。何況牽扯太多，甫言遷徙，阻力橫生。這種滋味非局外人能可想像的。

候乃尼一役獲主的援助

[二五]安拉確在許多地方，並在候乃尼那天相助你們了。那時候，你們誇耀自己人數衆多，但是衆多並未代你們避免一事。地面雖係寬闊，而在你們感覺褊狹。[二六]終的，你們失敗着退轉了。[二七]安拉復把沉靜降給自己的使者，並降給衆穆民；更降下你們看不見的軍兵，罪刑一般逆徒。這是報復不信的人們。[二八]在這以後，安拉復允自所意欲（許可）的人悔罪。安拉是多恕的特慈的。

輕敵誇大爲軍事之大忌

略解

眞主曾在白德里、古來作、哈底比業等役，並在候乃尼相助穆聖，獲得勝利。候乃尼又名花津（川名）在墨克與他邑府之間。穆聖攻開墨克後，花津人不服。更聯合色基府人出兵抵抗，欲斷穆聖的歸路。聲言穆氏一向戰無不克，然所遇者皆不知兵。於是他們攜帶財物與婦孺傾巢出犯。一日兵抵敖他司，穆聖已派去探子偵察敵情。當時，某敵酋對衆宣稱：你們統共四千人，遇見敵人時，要揮劍一齊猛撲。果然這樣，不難一戰成功。探子回報穆聖。當時有個名叫色喇麥的說：『這次我們人多，不至於再失敗了吧？』（說話時，穆兵約有一萬二千人）穆聖聽到這話很不高興。（蓋以其仰賴人多，忘却託靠眞主了）次晨，兩軍會戰，穆軍一隊弓箭手早已埋伏在山谷中。及至敵人到來，穆兵猛烈殺出山谷，敵兵大敗。軍需財物遺棄無算。穆軍正在襲擊，忽聞敵軍大呼同類：『你們不要忘掉雪恥啊！你們要一致反攻。』不旋踵，穆軍遭受先前那句狂話的報應，紛紛潰退。這就是眞主所說：『但是衆多未能代你們避免一事。』駭極狂奔，不得一立足之地。這就是眞主所說：『地雖寬闊而在你們感覺褊狹。』這時穆軍方面只有額補白克爾，歐墨爾，而巴師、蘇富揚四人屹然不動，保護穆聖。（按蘇富揚在墨克失陷時，經而巴師介紹，已竟歸順了）穆聖守定中軍，令人吶喊。復集合部隊一齊反攻。敵人也拚命抵抗。敵人見滿谷遍野，皆是穆兵終至大敗而逃。盡棄輜重、妻子、駝、馬、牛、羊。當時實有天兵協助。故眞主說：『更差來你們看不見的軍兵』云云。

二八 衆歸信的人哪！信偶像的人們只是穢物，所以在本年以後，莫容他們入禁寺。【六〇二】你們若怕受窮了，若是安拉意欲（賜給）的時候，不久的，他就教你們藉着他的特恩富有。安拉實是深知的明哲的。【六〇三】二九 有經的人中一般不信安拉與末日，並不禁忌安拉和他的使者所嚴禁的，更不服從眞教的這些人，非至卑賤着即時付給「直支業，」【六〇四】則當對他們格殺。現時付給，就是付現款，不得拖欠。三〇 猶太人說：『歐宰爾是主的兒子，』基督徒說：『埋希哈是主的兒子，』這是他們口稱。恰似從前一般逆徒所說的。安拉驅遠他們了！他們轉變到哪裏？

由眞的轉入到假的罷了。

教外人不妨進我們的禮拜堂參觀

除阿拉伯以外不妨有兩個宗教並立

六〇二「本年」是指穆曆九年。禁止多神教人入寺，就是不准他們作照例的或例外的巡禮。這是大教長艾布哈尼法的話。

六〇三 在禁止多神教徒入禁寺的明令頒降後，一班多神教商人向墨克人說：『如果你們照辦，那卽是你們自食惡果；我們和你們斷絕往來，看你們怎能維持生活。穆民們聽到這話，未免憂慮起來。於是眞主降下這節經文。

附說〔一〕 不得阻止拜偶像的人入禁地，禁寺，及其他各禮拜堂。埃士巴亥上說：『未經過沐浴的教外人，不得任他進禮拜堂；本教人則不然。教外人進禮拜堂可無須預先得到我們的許可。』又說；『教外人不得住我們的禁寺。入內參觀尙無不可。』

附說〔二〕 第廿九節命令對不信安拉與末日，不遵禁令，不順眞教的人廝殺。所指的對象就是猶太人與基督徒。猶太人奉的是二神教。基督徒奉的是三神教。他們信仰安拉並不純粹。他們的信後世亦未信到是處。猶太人說：天園無吃無飲……。他們這樣的知後世，如同是不知。他們基於這樣的信仰，如同是無信仰。正確的信者，應當是這樣；稱述眞主要用合理的話。信他獨一，不得再給他加上匹偶。更信有形與無形的享受在天園裏統是有的。

附說〔三〕 有經的人不惟否信古蘭，幷本教聖經也不一一奉行。但是穆聖未曾用武力強迫他們入教，只科以人頭稅，以示懲罰，促使他們歸信正教。信主獨一不純的，以及妄信多主的，宗教上規定對待他們的辦法不一。對於阿拉伯多神教徒，以及叛教的人，必以武力迫他們入教。阿拉伯多神教徒，他們本族裏發現聖人，他們目睹種種異跡，而執意不信，這也太執拗可恥了。至於入教的人在看透宗教各項特長以後，復又離開正教，其不信尤爲可恥。懲罰是針對着罪惡。責成他們納人頭稅，未免失之過輕。對猶太人和基督徒科以人頭稅，是依明文施行的。至於瑪及教人是依穆聖說：你們對付他們，就如對付有經的人，然不要娶他們的女子，亦莫吃他們宰死的。尙有一類人是在這幾項人以外的，就是印度的佛教徒。艾布哈尼法說：『亦可向他們徵取人頭稅，因爲除去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方，不妨有兩個宗教併立。』

六〇四 現時納「直支業」，就是付給現款，不得拖欠。又作「欣然付給」就情願輸納。所謂「直支業」者就

是穆聖擊潰敵人有組織的武力以後，責成他們輸納的款項。伊斯蘭發動初起，羅馬協助基督徒，猶太人協助多神教徒，盡力阻撓。於是穆聖爲打破惡環境計，不得不施以有效的措置。在經過人力物力蒙受重大損失，敵人不敢再思干涉，並阻礙伊斯蘭進行後，我方對敵人不爲已甚，然亦不能任其逍遙自在。因此科以類似賠償的一種罰款。從此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，且免去他們的兵役。以上是阿力氏說的。逆徒們在阻礙伊斯蘭成功而未果以後，穆聖任其自由信教，不施壓迫。僅責其繳納人頭稅，亦可說是賠償費。其數目並不甚多，不過令其以此表示不再妨礙伊斯蘭教的發展罷了。（以上是郁氏說的）按郁氏對於這句話只作譯音。「納直支業」據說這是一句專名辭。又原文上有「手」字，故往常譯爲「親手納直支業」，而郁氏和阿力的譯本上，均作「情願納……。」

有經人欲息滅眞光

[三一]他們捨去安拉以學者與修士當養主。〔六〇五〕更以馬爾焉的子埋希哈（當主。）他們原是奉命拜獨一主的。除他以外再無有主。眞主清淨，不染他們有經人。所舉的匹偶。[三二]他們意欲口熄安拉的光，安拉不可！惟欲自己的光完滿，[三三]縱令迷徒們厭惡。〔六〇六〕他那眞主用南鍼與正教遣來自己的使者，爲的是使牠優越各教，縱令信匹偶的人們厭惡。〔六〇七〕[三四]衆歸信的人哪！的確，許多學者與修士妄吞人家的資財，並阻礙安拉之道。〔六〇八〕積下金銀並不把牠用在安拉之道的人，你就把痛刑預告給他們吧！[三五]當那一日，在火獄的火上燒烤那金銀，而用牠烙他們的額頭、兩肋、脊背（有的對他們說：）『這是你們曾爲自身積下的；你們就嘗試自所積下的吧！』

六〇五　這是一種着實的比喻，說他們恭維學者與修士，奉行他們的命令，如同順從主宰。他們的對於埋希哈，却是當作主宰。

六〇六　就是他們欲以妄言消滅古蘭，不信古蘭上所記的：眞主獨一，無子女，無匹偶，及經中所記關於合法與不合法的教條。但是眞主不從他們所欲，不顧他們厭惡，竟至完成他自己的光輝，提高伊斯蘭教。

六〇七　「南鍼」指古蘭言。「正教」即伊斯蘭。眞主使牠高超過各項教門。那就是以拜獨一眞主。

宗教師司法官曲解條文的可惡

天經規定十二個月

六〇八 這些學者修士受人賄賞，居然敢訂教律，叫人認爲他們是精於解釋聖經的，剖白聖經眞義的。

附說 魯白上記：『現代的宗教師、司法官，亦有這樣幹的；他們依循私人的意旨，希圖小惠，故作曲解；依着不可靠的定案作判例，不顧違反教條，且宣稱：『有充足的憑據。祈安拉驅遠他們吧！』寥寥數語，足爲當時宗教師與司法官的寫眞。

六〇九 的確，在天經上依安拉認定的月數，自造化天地那天起，就是十二個月。[六〇九]內有四個禁月。就是十一，十二，一，七這四個月。這是正教。定此四個月爲禁月，始自易卜拉欣的正教。阿拉伯人原奉易卜拉欣的教。但是因爲年代太遠，而致忘却了。阿力譯本上是「這是正確的計算。」你們在這四個月內不要自虧己身。不要破壞這禁月的尊嚴，作那不應作的事。你們要共同對多神教徒格殺，就像他們共同對你們格殺。你們當知安拉是與敬畏的人同在的。[六一〇]推延只是增加不信。[六一一]逆徒們因此被歸到迷誤上。「因此」就是因有這種行爲。他們弛禁牠一年，嚴禁牠一年，今年推延，來年不推延。「牠」指被推延的月分。爲的是符合安拉所嚴禁的數目，而弛放安拉所嚴禁的。有的爲他們裝飾惡行爲了。惡魔誘他們任意行事，視醜爲俊。安拉不引導逆民。

六一〇 就是默默中助長他們的。這段經文含有催促爲教奮鬪的意思。穆聖說：『爲天道奮鬪，可能滌淨罪汚。』

六一一 阿拉伯人每逢遇到戰事，適值禁月在即，他們就解除禁月，改以他月爲禁月，只求符合四個月的數字，不顧規定的月分。這種辦法，却是在不信上增進。

附說〔一〕「來默減」是我們的禁月，這是眞主特別賜給我們的。是優越其他十一個月的。可惜有些人們隨便在這欽齋月內作違背禁令的事情。白天不作惡是因瞌睡，或以其他屬於人事方面

的阻力。入夜則任意行動。教門前途令人可憂！——參看魯白。

附說〔二〕　十二個月就是「穆哈蘭」，「色法爾」，「勒比歐尼喇奧臥盧」，「勒比歐尼喇阿黑盧」。「著瑪代喇烏倆」，「著瑪代喇阿黑勒」，「勒哲卜」，「捨班邦」，「來默臧」，「少哇立」，「租立格爾代」，「租立痕哲」。內中惟「來默臧」因是飲齋的月分，最爲高貴。相傳最不吉祥的是色法爾月。當年爾里和穆爾偉業發生衝突，就是在穆曆三十七年色爾法月內。所以有人說：『要防備色法爾月。』穆聖說過：『凡是向我報告色法爾月已經出去的人，我就以天園給他報喜信。』這段話卽便是眞的聖諭，可也不見得每到色法爾月裏，就得任事不作；而況聖人說過：『無傳染，無哈麥，無色法爾。』茫昧時代的阿拉伯人妄稱：『各樣的病皆含有傳染性。』病固然是有的能傳染；但是那卻由眞主使然。不是自能傳染的。「哈麥」，就是貓頭鷹；阿拉伯人有的迷信寃魂變成貓頭鷹，在自己的墓傍展開雙翼，時常哀鳴，直到雪恨爲止。「色法爾」月也是阿拉伯人所避忌的。許多無知識的人把色法爾月當成不吉祥的月。有的人不在色法爾月出外營商。更有的人在少哇立月裏不結婚。風傳有一年少哇立月裏溫疫流行，死掉好多新娘子。但是教條上不承認這些話。阿以涉是在少哇立月訂的婚，也是在這月裏結的婚。

三八 衆歸信的人哪！有人告訴你們在安拉之道上出戰的時候，爲什麼你們坐地不起，就是爲着貪戀色世，不欲一嘗旅途的風霜。你們棄後世而愛今世嗎？今生的享受，比在後世上不過是些微的。不可重視。

三九 若是你們不肯出戰，眞主就懲治你們痛刑，改換除過你們的一夥，你們傷不了他一事。安拉是全能於萬事的。你們不奉令出戰，則不能阻止眞主另選一般人來負責。你們不出戰並不妨害眞主一事。

四〇 若是你們不相助他，安拉確曾相助他了。〔六一二〕那時候，逆徒們逐出二人之一的他去。指穆聖參看魯白。彼時在穆聖只有一個伴無有第三者。那時候，他倆是在山洞裏；穆聖和額補白克爾隱居在山洞裏。彼時，他對自己的同伴額氏說：『你不要憂慮，安拉實是和我們同在的。』有眞主保佑我們，可不要恐懼。〔六一三〕安拉降給他沉靜，並以你們看不見的軍兵援助他，而置逆徒的話爲至卑下的。就是抑制他們的迷信，不容抬頭。安拉的話就是至高尙的。「眞主獨一」這句話，永久不滅，高過一切。安拉是優勝的明哲的。

穆聖避難於山洞中

偽信士託故不欲出戰

六一二 忒逋克一役，偽信士退縮不援助穆聖，眞主已援助他了。今後，仍在援助他，一如從前。

六一三 此述穆聖偕額補白克爾逃出墨克匿入牛洞一段往事。穆聖在未入默底納以前，得到黑子兒直與敖士兩族人的同情，遂就擬離開墨克。這時候，逆徒們得到穆聖意欲出走的消息，大起恐惶。怕是穆聖的勢力日益發展，與他們不利。大家就集合在納底渥宅內，商議對待穆聖的辦法。納底渥是在墨克建築最早的一處住宅。原屬庫喇卜之子顧索的舊第。後來作爲古來氏族的會議廳了。逆徒們集合起來，正在開會議，忽見一個老兒蹣跚而來。自稱是納直地人。其實，那是以卜里廝化形。當時逆徒們祕密集會，不容閒人參加。一聞該老自稱納直地人，不是墨克人，也就未肯拒絕，任其加入會議。會議時有人主張：由各家出一壯丁，一齊動手，殺死穆聖；事後由合族分攤卹金。以卜里廝贊成這個辦法。大家也隨聲一致表決，各自進行去了。入夜，穆聖得到密報，急忙遷到爾里宅內，睡到爾里的床上。又吩咐爾里睡到他的床上。夜間逆徒約有百人集結在穆聖的門外，隔着門縫往裏窺探，等候穆聖睡熟，一擁而進，實行殺戮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穆聖突然闖出，向逆衆撒出一把土。衆皆目迷，未見穆聖出去。移時，有人來問；你們在此候誰？說：穆罕默德。那人說：你們絕望了吧！穆罕默德向你們撒了一把土，已然逃走了。大家以手摸面，均各有土。他們入室向爾里問道：穆罕默德何處去了？爾里答以不知。這時候穆聖已然到在額補白克爾家裏，對額公說：『我已奉命遷往默底納。』額公大喜，趕就預備代步，連袂出走。先到牛洞避匿，以防逆徒來追。進洞後額公惟恐穆聖遇難，而現憂色。穆聖了然，乃語額公不要憂慮，有眞主保護，絕無危險。這時候，眞主賜給穆聖沉靜，毫不驚慌，並降以天兵來助穆聖。傳洞內有不少的蝎子窩，額公撕裂自己的衣服，一一堵塞，恐怕穆聖被螫。額公之維護穆聖，可稱無微不至。

四一 你們當負輕載重着出戰！你們要以財產生命在安拉之道上奮鬥。如果你們知道了，（知道出征可獲善賞，退後罹受罪刑。）這（出戰）是於你們最好的。【六一四】四二 設若那是眼前的利益，中程的旅行了，他們一定追隨你，但是路程遠了。（不免要受苦楚。）他們即將指着安拉發誓：『設若我們有能力了，一定要一同隨你們出去。』他們自傷己身了。安拉知道他們實是謊言的。【六一五】四三 安拉寬恕你了。你爲什麼准許他們呢？（他們託故不出去作戰，你爲何就隨便答應他們呢？）（你爲何不教他們等候，）直到你

全面抗戰一齊動員

遇聖戰先要出錢

僞信士不出錢助戰不拚命殺敵尙欲從中取利

僞信士故意搗亂

明白那些說實言的人，切知他們確是有不能出戰的原因。並知道一切說謊言的人。明悉誰是託故不前的。四四歸信安拉與末日的人，對於以財產生命奮鬥上不向你要求許可。就是不待要求你許可，而自動的趕快出去作戰。安拉深知一般敬畏的人。

六一四 這話是命衆穆民親赴忒逋克戰役。「負重載輕着，」一解是無論有武器無武器，均須出戰。一解是無分老的少的窮的富的，乘騎的徒步的，健康的有病的，獨身漢，攜眷的，要一齊出動。爲維持宗教發動戰事，先要犧牲財產，更得犧牲生命。僅肯拚命而不肯於出錢，那種片面的犧牲沒什麼價值。

六一五 關於忒逋克戰事的命令頒下後，教衆分爲三派：一派是慨然服從命令，毫無猶豫。這是輔士遷士們的態度；一派是有心無力，要求穆聖准許他們不服兵役；一派是有力無心，那就是一般僞信士。他們對穆聖說：你責成我們的事情，如果是目前容易取到的利益，或是不怎麼遠的路程，那我們就隨你出去；但是路途在他們感覺遙遠了。（路程又遠而又得不到錢財，所以他們不願隨穆聖去作戰）

附說

自古至今凡是小人無有不輕義重利的。爲主道出戰人人有執戈前線的義務。財產生命自應置諸度外。獨有小人惟利是圖；錢不出，力不出，尙欲從中謀個人私利，其此所以爲僞信士。

六一六 四六設若他們意欲出去了，四五向你求許可的，只是那般不信安拉與末日，心懷疑惑，且在疑惑中徘徊不定的人。

必就爲牠預備用品。若乾糧、代步、兵器等等。但是安拉厭惡他們出去，他們託故，事前未曾預備交戰，臨時不便倉卒出去。只因眞主預知他們挑動是非，故不願他們出去。所以使他們遲滯了。他們被畏怯所制，竟至遲滯，未能事先預備。有的說：『你們和坐的人一同坐下吧！』和不該出戰的婦女，一同坐在四七家裏不去迎戰。設若他們隨你們出去了，參加在你們之中，一同出戰。他們只是給你們增加壞處，若造作謠言，使人膽怯，誇張逆徒的勢焰，於穆民中大肆挑撥等情。他們必在你們之中努力離間。給你們尋覓禍亂。若破壞團結。你們之中有爲他們側耳的。

六一七 安拉深知一般背義的人。四八從前他們確曾尋覓禍亂，破壞團結，離間同人。**六一八** 他們爲你顚倒些個事情，陰謀鼓動。迄至眞的到來，安拉的事情發現了。彼時他們是厭惡的。

六一九 四九他們之中有的人說：『你准許我吧：容我不去作戰。勿陷我於禍患

中。』須知他們已自陷入禍患了。臨陣退縮不服從使者，表現信心不堅，這全是於他們不利的禍患。的確火獄是包圍衆逆徒的。【六一〇】五〇你若得福，他們就憂愁起來；你若遭患，他們就說：『事前我們已然慮到了，』參看候註。他們愉快着轉去。以未參加戰事而頗現得意之色，離開聚五一！談的所在，歸告於眷屬。五二！你說『我們所遭遇的絕不外是安拉爲我們規定的。他是我們的主宰，當令衆穆民惟獨仰賴安拉。』

六一六 大戰臨頭藉詞規避，就是信仰力不堅固的表現。當時有三十九個人猶豫不決，徘徊莫定。這心緒不定的當然就不算是眞穆民了。

六一七 內中有些人專聽從僞信士們的命令，助長他們爲惡。無疑的這般人是僞信士的小卒。

六一八 若伍卑葉者在吳候地戰役率三百人退轉，只有穆聖和七百誠實的穆民迎戰。忒逋克一役，他在穆聖出戰以後，又率部下不戰而退。當漢德格（城濠）一役，他們從中擾亂。大呼：「默底納人哪！現下無法立足，趕快退走吧！」這全是過去的事實。因着他們又來搗亂，所以重新提及。

六一九 他們極不喜歡伊斯蘭教發展，所以屢次破壞。但是始終不發生效力。以上所記的話，全是揭穿僞信士們的醜惡，並藉資安慰穆聖及其衆弟子；更表明惟有敬畏眞主的人，可獲善果。

六二〇 有的人說：這段經文是指該士的兒子錦代下降的。穆聖命他出戰，而他是一味推託。結果，得到穆聖照准，未去迎戰。

五二！你說『你們對我們所等候的，不外兩件好事的一件。不是得到眞主的相助，即是獲得爲教殉難的光榮。我們的結果不出這兩項。你們何必一聞我們稍遇挫折，立刻表示幸災樂禍的態度。我們爲你們等候安拉親自或藉我們的手罪刑你們，這是我們對你們所期待的。你們等待吧！我們是隨同你們等待的。』必得一觀你們五三！的結局如何。五三！你說『你們順服或委曲着施舍吧！你們絕得不到悅納。【六二一】你們實是一夥作惡的。五四他們的使用被阻不受悅納，只因其不信安拉和他的使者，與他們只是懶惰着禮拜，他們只是厭惡着使用。

偽信士誣穆聖不配不公

【六二二】[五五]你不要羨慕他們的資財與子女。安拉只是欲藉此在今生罪刑他們，並欲他們不信着性命出體。[五六]他們指着安拉發誓：『自屬與你們同類，』他們本不是你們一類的。他們只是一夥恐懼的。[惟恐你們以對付多神教徒的手段，來對付他們，所以他們存此戒心，不得不作表面的歸信。][五七]設若他們得到一個隱避的地方，或一個山洞，或一個地穴，他們必向那裏急忙奔去。【六二三】[五八]他們有的人對於分配施濟物上毀謗你。若從那個上給他們了，他們就滿意；若不從那個上給他們，他們立刻發怒。[五九]設若他們滿意安拉與其使者所賜的，且說：安拉使我們滿足了，安拉和他的使者即將以他的特恩賜給我們，[另有所賜。]我們實是仰望安拉的，……[承上：設若他們滿意云云。]

六二一 他們的施財出於自動也罷，出於不得已也罷，終是得不到眞主的悅納。又解不獲穆聖的接受。這話是指該七說的。此人遇上忒遘克戰事，則退縮不前，而向穆聖說：『我僅出錢助你。』意思是不想出力，於是眞主降下這段經文。

六二二 作善功感覺興趣，乃發生於盼望善賞，懼怕罪刑。偽信士無盼望無畏懼。所以他們懶怠禮拜，勉強施舍。

六二三 這般偽信士口稱跟你們一樣地信教，他們確是說謊話。他們發誓是恐怕被殺，是因爲難離故土。設若他們能撇棄自己的住宅與財物而躲到一個碉堡或是山洞，或是地穴裏去，那時候，他們是必定實行的。那爲的是隱遯起來，不和你們見面。

附說

世界上的人無論怎麼糊塗，卑鄙，總是各有各的自尊心，總以本身爲單位。偽信士們本是心口不一的奸人，他們尚滿心痛惡眞穆民。假若他們親近眞穆民，那怎麼能當偽信士自欺欺人呢？其所以厭惡好人者，就因意識不同。格言上有這麼一句話：『最狹的監牢莫過於和不同類的人相處。』艾索默恩氏往謁海里喇，適海公坐在一領小蓆子上，讓艾氏坐下。艾說：『這不太擠嗎？』海說：『你不要這麼講；全世界容不下兩個彼此反對者，而一處見方的地方，可容下兩個契友。』這話說得太近情理了。

施濟品（六〇天課）惟歸給窮困的、清貧的、【六二四】爲此工作的、其心可得契合的、【六二五】用在贖身的、僕（施給戰士）拖欠外債的、並用在安拉之道上、用到旅客上。【六二六】由安拉決定的。安拉是深知的，明哲的。

調濟貧民不分教別

地畝稅應用在國防養兵製械等事

六二四 窮困和清貧這兩樣人在性質上有些區別。前一項指的是雖係身窮而尙不肯公開求人幫助的；第二項指的是一無所有勢須求人接濟的。此外尙有幾項說法，可勿多贅。

六二五 這是阿拉伯的一夥特殊人物。他們握有相當的實力，更有許多同黨。他們有信伊斯蘭的，也有不信的。把收進來的天課分給他們，是爲安定他們的信心，或是催促他們入教，或是恐怕他們擾亂。

六二六 以上共計八項人。僞信士當然是不得染指的。至於第四項人，經穆聖的子弟們決議已竟取消分給了。先前是爲廣攬世人入教。在伊斯蘭昌盛以後，這一條無存在的必要了。自是以後，只有七項人分得天課。當事人可分給每一項人，或僅分給一項人。若給其中的一個人，也無不可。

附說〔一〕

富人應出的天課，似乎不分穆民與非穆民者。凡在七項人之內的，均可沾潤。但是穆聖限定；只給穆民。更有人主張；不給懶於禮拜的人。施給窮阿林比給不知宗教的人好些。例外的施濟不分教界，更不拘資格，給誰都可。亦可用到修寺，築橋，給死者買「可幡」布，代他還債。天課不得給瘋子、兒童。若有相當的人代收，也可給他們。總之，天課不入國庫，可直接施給七項人。此外尙有三種入款：（一）是戰利品，可分給孤兒、旅客、貧人。（二）是人頭捐和地畝稅，應用諸國防、養兵、製械、保路、修橋、掘河，以及行政與司法官吏、宗教師、宣禮者，地方警察，學校教員，宗教裁判員。（三）是死者的遺產：這項公款應用到貧人的醫藥費和病人的生活費上，並用以救濟失業的人——魯白。

附說〔二〕

伊斯蘭教的天課制度，可稱盡美盡善。應得這樣權利的，原規定八項人，其第四項是因杜絕地痞流氓擾亂，不得不然。俟後情勢變遷，無須再事敷衍了，此見成大業須先設法安定搗亂份子，不爲所害。立教如此，其他亦然。再說就是安定度日維艱的窮人，一無所有的貧民，缺乏川資的旅客，無法贖身的奴才，無力還欠的債戶，經理天課的專員；這些人們，除最後所舉的一項，給他是爲免去楞腹從公外，餘若窮人等等，必須以得自富人本身照例的稅課予以救濟。如此，既可免去富豪遭彼等之嫉視而得以安居樂業，也可以調劑貧富不同的懸殊，以安定社會，而鞏固國家，安若磐石。假使世界有

名的國家，均採取吾伊斯蘭這樣制度，則世界不至擾攘地終無寧日。

附說〔三〕古蘭經上規定了一種共同制度，既不與資本家發生衝突，也不激起派別的紛爭，那完全是基於人類自然的賦性，可藉之保障社會安定，並促進人羣相親相愛。這是跟現代歐洲人所倡行的共產制度不同的地方。伊斯蘭所規定的天課，以及自由的捐助，這都是安定社會消除紛爭的有效辦法。富有的人分出一部財物捐給窮人，患病的，羞於開口求人的。供給他們吃的穿的，以及醫藥費，教育費。有錢的出錢，有糧的出糧。把牠分散給古蘭經上指定的那幾項人，如此共享就爲共同生活。在富有的人方面這是報答眞主施給他的福利。在受者一方面心存一種感激，不會對於富有的人再有什麼嫉忌與爭奪。又伊斯蘭的共同生活並不是令人放棄全部的財產權。比較蘇聯的共產主義大不相同。公共的權益應歸國家統制。個人的利益應爲個人所有。這是正當的道理。蘇聯的共產制度，以過去和目前的事實來觀察，可知牠未達到成功；敢斷他永遠不像「伊斯蘭」制度似的普遍於全世界。伊斯蘭教規定每一個穆民要爲大衆負起責任來。國家對於每一個穆民更當負起牠應盡的責任來。比如有人貧不能自給，或是生活不充足的時候，在國家就該救濟他，不得任其流離失所，終至死在街頭無人過問。總而言之，伊斯蘭所主張的穆民共同生活，不限於物質一方面，可以說是精神的，倫理的，經濟的（參看哈穆）

他們之中有一般人擾害聖人，說：『他是個耳朵。』你說：『他是你們的好耳朵。他歸信安拉，他信任衆穆民，並憐恤你們之中歸信的人。』【六二七】擾害安拉的使者，其人應遭痛刑。他們指着安拉對你們發誓，爲的是討你們喜歡。如果他們是歸信的了，一如他們自稱。安拉和他的使者最宜他們討其喜歡的。【六二八】他們豈未曉得違抗安拉和他使者，其人必永居火獄。這是絕大的侮辱。

六二七　僞信士裏有人說：穆聖聽什麼信什麼。比如我們信口說出一件事，過日再來否認，指着安拉發誓：『末那麼說』，他就聽信不疑；他這人不就是個耳朵嗎？原文是眞主命穆聖駁斥他們說：『他是個耳朵，』猶言『這話說得不錯，然而他有好的耳朵，他歸信眞主，信任眞穆民，還憐恤一般假信士。他明知

他們不眞心信教而也收留，這並不是不認識他們，而是格外憐恤他們，不欲暴露他們的醜惡。』

六二八 他們以眞主發誓未說傷聖人的話，爲的是取你們喜歡。其實眞主穆聖是人們最應當以悔罪，不再毀謗，褻瀆，而求其喜悅的。

僞[六四]信士們恐怕降下一章天經，宣布他們心中所懷的。你說！『你們嘲弄吧！安拉必將暴露你們所防備的。』[六五]你若問他們，他們必說：『我們只是詼諧，打趣罷了。』【六二九】你說！『你們嘲弄安拉和他的表徵，與他的使者嗎？[六六]你們不要託詞。你們實是歸信後復又不信了。』如果我放赦你們之中的一夥，以其悔過自新。我就罪刑（另）一夥，只因他們是爲惡的人。因他們未悔罪求饒。男女僞信士，其一部分出自一部分。他們命以非法的，禁止合理的。他們拘緊自己的手。不作施濟。他們忘記安拉，他也忘掉他們了。的確僞信的人均是作惡的。【六三〇】[六八]安拉已對男女僞信士和逆徒們預許以火獄的火，永居其中。那火獄使他們滿足了。他們遭受安拉的驅遠，應受長期的罪刑。[六九]就像你們呼僞信士。以前的衆人似的；他們原比你們力強，也在資財子女上較多。他們曾享受自己的福分。你們也曾享受自己的福分了，如同你們以前的人享受自己的福分。你們詼諧，就像他們詼諧了。這般人，具有上項惡行的。他們關於今世與後世的功修無效了，這般人均是傷折的。

六二九 你要問他們，在戲謔中所說的那話，他們就說：『那不過是說諧談，打趣話而已；』此外並沒什麼成見。傳僞信士在忒逋克一役，正在路上進兵的時候，一面走一面說：『你們看這個人（指穆聖）他還希望占領敍利亞，作那地方的皇帝啊！』這話有人傳給穆聖了，他就命安馬兒質問他們，他們派代表到穆聖跟前不承認說那話。說我們走在路上，一如普通旅客的習慣，隨便談笑就是了；哪能說那些失敬的話呢！於是眞主命穆聖質問他們；你們嘲弄安拉……嗎？

六三〇 假信士，男性方面計有三百人；女性方面計有一百七十人。彼此在僞信上相彷彿。他們只是促人迷信、作惡，禁止人歸信正教。有錢不向主的道路上使用。他們忘了記念眞主，眞主也不加惠他們。

他們豈未得到衆前人——努海的族人、阿代、賽母待、易卜拉欣的族人，買大嚴與被顚覆人的消息嗎？[六三一]列使現給他們種種明證了。[七〇]但是他們不信，而後眞主滅絕他們了。安拉絕未虧負他們，但是他們自虧己身了。[七一]衆穆民男女彼此一個是一個的愛友。他們命以合法的，禁止非理的。他們立拜功，施天課。他們順從安拉和他的使者。這般人卽將蒙安拉的慈憫。安拉實是優勝的明哲的。[七二]安拉已對衆穆民男女許下諸河流於其下永居的園林，與阿甸園中清潔的居所。「阿甸園」是天園中最優上的處所。安拉的喜愛是絕大的。這就是大成功。[如此享受，乃超過衆人所認爲滿意的今世福樂。]

六三一 這話是說反動分子謀殺穆聖。在穆聖歸自忒逋克路上，有十五個人同謀，欲在爾肫白地方施行暗殺。（此地位於忒逋克與默底納之間）他們預定的計劃，是在穆聖經過爾肫白的時候，把他由駝上推到山谷裏。比及穆聖抵達爾肫白了，他就命令安馬兒在前面拉着駝韁，候在旁在後面驅駝。二人正在這麼個工夫，候氏突聞身後有駝蹄夾雜着鏗鏘聲，候氏回頭一看，是一夥子僞信士，這時候他手持彎杖大唱一聲：

聖人哪！[七三]你對逆徒和僞信士們奮鬪！你要嚴厲地對待他們。他們的住所是火獄。歸處太惡了！[七四]他們指着安拉發誓：『未說，』他們確說出不信的話了，他們在歸順以後復又隱昧了，他們希望不可得到的。[六三二]他們懷恨，不過是因安拉和他的使者以自己的特恩教他們富有。[六三三]若是他們悔罪了，那是於他們至好的。若是他們不肯了，安拉將在今世後世懲他們以痛刑。在地上無一愛護與相助他們的。

六三一 「被顚覆的人」指魯脫時代的各村的逆徒。只因他們不信正道，眞主往他們上降泥石，更使那些村落翻轉過來，使惡人同歸於盡。

主的仇敵！走開！不要貼近穆聖。逆徒們一看，風頭不順，全都駭然遯走。

六三三 這是一句譏刺僞信士的話。略謂：你們藉着戰利品已然致富了。依情理說，你們應當感謝，然而你們不感謝，反倒怨恨穆聖，你們這直是以怨報德罷了。

他們[七五]之中有的人對安拉結約：『如果眞主賜給我們特恩，我們必定施散，我們定是義人一類的。』【六三四】[七六]及至眞主就着自己的特恩賜給他們了，他們就堅吝了，違背了。[七七]他們是慣於違命的。只因他們對主爽約並因他們說謊，安拉曾使「僞信」遺在他們心中，直到見主的那一天。[七八]他們豈不知安拉曉得他們的內幕，僞信與決意違約。與他們的密談嗎？暗中彼此說：這天課就是變相的人頭捐。（他們豈不知）安拉是能知目不能見的嗎？[七九]那般人薄貶一般額外作施濟的穆民。並薄貶一切僅得到力之所逮的。且對他們加以嘲笑。安拉將懲罰他們的嘲笑，他們應受痛刑。[八〇]你爲他們求恕也罷，不爲他們求恕也罷。全是一樣地不發生效力。如果你爲他們求恕七十遍了，安拉絕不饒恕他們，這是因他們不信安拉和他的使者。安拉不引導惡民。

六三四 傳輔士中有個名叫蘇爾來白的，日夜守着穆聖的禮拜堂，因此，人都稱他爲「寺鴿」。他那額頭因往硬地與熱石上叩頭過多，已成駝膝了。（起繭）有一次，穆聖率衆作罷（晨禮），這人未等作祈禱，遂就匆忙走去。穆聖問他：你何必像假信士似的那麼匆匆走去？他說：聖人不知，我這人太窮了，我和我的妻只有一件衣服。我穿牠來寺禮拜，我妻尚在家中，裸體等候着。我趕緊回去脫下來，她好穿上禮拜呀！聖人！請你爲我求主賜給財帛吧！聖人不許可，他復又向穆聖請求，且說：『如果眞主賜給我錢財，我必定盡到各項義務。』說到這裏，穆聖就說：『主啊！你賜給蘇爾來白錢財吧！』連說三次。後來，他買了一隻羊，慢慢地繁殖起來，就像蟲子繁殖一樣。爲時不久，默地納大小胡同全被他的羊羣充塞了。於是他就移居到山谷裏去。從此離開大衆，每天僅止隨衆作「晌禮」與「晡禮」。隨後，羊羣越發繁殖，他又遷到更遠的地方去住，從此，他就不隨班禮拜，也不作「聚禮」了。穆聖向人打聽他，有人說：他發了大財啦，

一個山谷不夠他用的，他得需要幾個山谷與曠野，所以他離這裏很遠了。穆聖說：可惜蘇爾來白！後來穆聖派兩個人向他索天課，現出聖人擬就的一個單子，叫他看，他說：『這就是變相的人頭稅啊！』又說：『你倆暫且請回，容我考慮一下。』比及這兩個人歸見穆聖，尚未開口，穆聖就說：可惜蘇爾來白！你可把自己害了，眞主爲你降下如此……經文了。嗣後，蘇氏送來捐款，穆聖不收，他就把土揚在頭頂上，像是追悔不該作僞信士的樣子。其實不是那麼回事，乃是當着穆民大衆未蒙收他的天課自覺面子上難堪。後來穆聖逝世，他向額補白克爾、歐墨爾、歐士芒，先後三次呈送天課。三位大賢統未接收。『他們之中有人對安拉結約』云云，就是指蘇爾來白降的——魯白。

按這項故實，意味深長。自來作信士的禮拜，雖說是奉行天命，也含着爲私的成分；（盼望進天園享受永久的福樂）但是這樣爲私是公開的，特許的。單有一種人，他那禮拜別有一種企圖，若蘇氏其人禮拜勤態，日夜不出禮拜堂，腦袋磕得像駝膝蓋似的起繭，爲的是什麼？爲求發財罷了。窮人沒有不盼望發跡的，未有不說有了錢，必作什麼什麼公益的。臨到眞有財有勢的時候，他那以前許下的善舉，一概忘掉，視財比命還要緊。受窮的時候，還能禮幾拜，作個表面的應酬。臨到有了財勢，漸漸就跟宗教離開了。說到拜主上，施舍金錢和贊助公益上，他也概不熱心。及至一息奄奄，尚在戀財貪生，但是那就不由他了。這類人發財卽是得到造孽的工具了。穆聖一再可惜蘇爾來白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

八一 退後的人們以在安拉的使者後面坐着爲樂。不去出征。他們厭惡以財產和生命在安拉之道上奮鬥。他們說：彼此的說『你們在熱的時候不要出戰。』你說！『火獄的火更熱，設若他們解悟了，……。』【六三五】八二他們應當少笑多哭，【六三六】這是因他們所作的施以報應。八三若是安拉令你回到他們其中的一夥人，由戍逋克一役返回默底納遇見一部未去作戰的僞信士。他們求你許可出去，求你准許他們下次出去作戰。你就說！『你們絕對永不隨我出去，你們絕不隨我對敵格殺。前次，你們就喜歡坐着，不去作戰。你們就與退後的人一同坐着吧！』【六三七】八四你永莫給他們死去的一個人作殯儀的祈禱，你也莫站在他的墓傍，他們確不信安拉和他的使者了。他們在作惡着死去了。【六三八】八五你不要羨慕他們的資財和子女。

不要爲逆徒作殯儀的祈禱

安拉只欲在今世因着那事罪刑他們；他們正在不信着性命出體。

六三五 僞信士們自不出戰，且勸阻別人，說天氣太熱，不要遠出。這類人負有三項罪惡；退縮不前，憎惡助戰，攔阻別人出戰。

六三六 今世不久長，人的壽限無幾。在這微乎其微的生存中，自應少笑。後世是永久長存的。那時候的火刑是最烈的，人們應當恐懼而多哭。

六三七 有人問道：假信士們作見證、禮拜、封齋、朝覲、出征，雖其不得眞主的悅納，而在穆聖是向來承認的。聖人嘗說：我們依表面爲斷。至於內心如何，惟有主知道。既是這樣，怎麼眞主又命穆聖絕對不信他們隨他出去對敵廝殺等事。答：眞主如此命令穆聖，乃在他們表現種種僞信以後，這也是依循表面作判斷。前後並無二致。

六三八 所謂「殯儀的祈禱」，就是面向死者行立站禮。這話是命穆聖不要爲那至死不眞心信教的人行立站禮。自這話頒降後，穆聖暗中告訴候在牖；誰誰是假信士，不應爲他們殯儀的祈禱。迨穆聖去世後，歐墨爾爲哈立發，每遇到平素可疑的人死了，歐氏就拉候在牖去行立站禮。候氏如果拒絕同往，歐氏亦必不去。又說：『也莫站在他的坟傍，』就是臨埋的時候，不要站在那人的坟傍，代爲祈求恕罪。原因是這些人無有誠意歸順伊斯蘭。爲他們求恕，不會發生效果。

附說 僞信士的領袖是伍卑業的子厄卜頓拉。這人瀕死，請穆聖到他跟前，要求聖人爲他求恕，給他作殯儀的祈禱，並站在他的墓側求恕。更要求聖人把身著的大衣送給他，作「可幡布」（裹屍布）穆聖就把一件外衣送給他了。在他尚不以爲滿足，更要求穆聖把靠身的那件衣服送給他。歐墨爾說：『你肯把自己的衣服贈給刁頑的穢物嗎？』聖人說：『我的衣服不能給他避免主的一點罪刑。不過我盼望有千個人因此皈依伊斯蘭。』後來因穆聖如此對待厄氏，果然有千個黑子兒直人歸順了。穆聖說：『我的衣服不能給他避免主的一點罪刑，』是因其缺少正信的基礎。像這類事欲其發生影響，須得遇到相當的地方。聖人說：『你們不要把惡人和義人埋在一處，因爲死者被不良的隣居所擾，一如生人被惡隣居所擾一樣，』又說：『聖地不能化人爲聖者，惟有善行可能致人聖潔。』傳穆聖每次剃頭，把剃下的頭髮分給各

位弟子，每人一根兩根不等。他們藉此沾潤福慶，隨身攜帶，可獲主的相助。所以埃司拉勒經上說：『設若把穆聖的頭髮，或他的手棍或他的鞭子，放在有罪的人墓穴中，那個罪人可能藉此福慶脫離主的罪刑。設若私人的住宅或是一個城市裏有這些貴重品，那宅裏或城裏的居民必不遭災患。「滲滲的水」以及用牠濕過的「可幡布」也是這樣。餘若克而白幔帳的裏子，用以作「可幡布」，寫古蘭經於紙上，置在死者的掌握，均在此例。』我見；假使有人問道；國庫裏尤其是歐士曼帝國倉庫裏藏有穆聖的遺物，若被子衣服等等，我見他們未得到什麼保祐。他們常保存着穆聖的一段旗幟而依然遭遇很多患難，這應該作何解釋呢？我說那是因他們不守宗教軌道。墨克與默底納兩聖地原是不發生瘟疫的，後來一般住民不知尊敬，在這兩聖地裏也曾發現過疫症了。傳厄氏死後，他兒子要求穆聖爲他亡父行立爲禮。穆聖說：『你自己去辦吧！』他說：『如果聖人不去爲亡父行立站禮，再無一個穆思林爲他行立站禮了。聖人！你愛惜我這個眞穆民吧！不要任仇敵們稱快。』這時，穆聖意欲爲着安慰他的心，站起來去給厄氏行立站禮，歐墨爾突然橫在穆聖與厄氏的屍體當中，說：『你爲這教門的仇敵行立站禮嗎？他在某某日說過什麼什麼話。』於是眞主降下明文：『你永莫給他們死去的一個人作殯儀的祈禱』等語。至此聖人才不去爲他行立站禮。

每逢降下一章天經，命他們信安拉並隨同他的使者去奮鬪，他們之中有能力的人就向你要求許可，不去出征。說：『你容我們與坐的人同坐吧！』和其他不出戰的人列在一起。他們願意和退後的人同處。和婦女，有病的無力出戰的，同樣的，留在後方，意在保護自己的財產，不羨慕爲聖道出戰的榮耀。他們的心已被封閉了，所以他們不解悟。不深知怎麼叫順天命，順欽差。只有使者和追隨他的衆穆民，以財產和生命去奮鬥。這般人可獲種種幸福，且均是得意的。安拉已爲他們預備諸河流於其下永居的天園，這是大成功。一般居郊野的託詞者，來要求准許他們。退後一般對於安拉和他底使者說謊的人坐下了。就是假冒眞信士的那般人不去請求原宥。他們之中的一般逆徒即將遭受痛刑。在今世裏被殺，在後世被焚。無能爲力的，患病的，得不到費用的，這些人們對安拉和他的使者忠誠的時候，無什麼罪惡。這般人對主對聖忠誠無欺，雖不去作戰，亦不爲有罪。對於爲善的人們當無途徑。猶言：這般人

以作善事堵塞被懲的路子，所以無有罪刑他們的途徑。安拉是多恕的特慈的。[九二]對那一般人也無有途徑：他們到你跟前要求代步，你說：『我得不到給你們作代步的，』他們就因爲憂慮得不到費用，而兩眼流淚着轉回了。【六三九】[九三]途徑惟對那般求你准許的富有的人。身體健康，且有出戰的費用而故意退縮不前的人，當遭譴責。他們願意和退後的人們同處。他們情甘墮落而與一般退後的人——若婦女、孩提、打成一片。安拉已封閉他們的心了，所以他們不知道。不知將來的害處，一如不了解現時的不名譽。

六三九 這說的是；有七位輔士來到聖人跟前，要求給他們相當的代步，以便隨衆出戰。穆聖說：『我沒有代步給你們。他們聽到這話，乃因憂慮自己無有置備代步的能力，竟至涔涔落淚着退轉。按這樣捨身衛教的熱忱，在現代的人聽着，應當有些慚愧。